

作家创作经验谈

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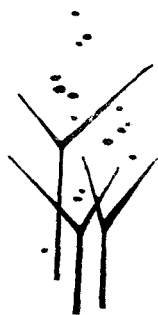
张抗抗

作家创作经验谈

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

张抗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让它生长

——关于《夏》的写作	1
找到“我”	7
我写《北极光》	15
峨嵋山启示录	31
源与海之间	55
启动文思的新潮	60
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	71
让冰凌花留在书页上	99
从读书到写书	103
流动·交叉	118
天上永远有星星	122
献给园丁的花环	131
从西子湖到北大荒(自传)	140

让它生长

——关于《夏》的写作

一个并非真正踏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写了一篇关于大学生生活的小说，竟然引起了许多青年和大学生的关注，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在七七年的初夏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去哈尔滨一所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走的那天，这个边远小镇的火车站上漫天飞舞着轻飏的柳絮，使我对那将到来的夏天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在严寒的东北，夏天由于短暂而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艺术学校的生活却并非象我憧憬的那样称心如意。一切都处在拨乱反正的狭窄的拐角，尽管人们已经感到新生活的气息，可还是觉得憋闷，甚至茫然。我就常常觉得周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精神的压力，象个隐身人，看不清它。

• 《夏》，见《人民文学》八〇年第五期。

的面目，却又随时随地感到它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陈规陋习，人们意识中的各种偏见迷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紧紧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我们编剧班有一位女生，从进校的第一分钟起，就专门监视每个同学的行动。有的女同学爱搽粉，她便到处散布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在课余时间外出，她就千方百计打听其“去处”，如果可能，她真想对全班同学的信件进行检查。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这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人。她们中间有的真是象谢惠敏那样单纯虔诚，有的则恐怕不是那么天真无邪了。现代迷信既欺骗了千百万人的纯洁信仰，使其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又培植了大大小小利用这种现代迷信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妄想平步青云的无耻之徒。

“四人帮”垮台了，这个阶梯已经摇摇欲坠，发出了吱扭吱扭的响声，可它还没有倒塌，有的人甚至还想支撑它。这也许就是七七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总使人感到憋闷的原因吧。

《夏》的主人公岑朗正是想要掀倒这阶梯的人。或许她们在拆除这阶梯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并非得心应手，方法也不尽妥当，但她们确是在认真地思考而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作为吕宏鲜明的对立面出现的时候，在整个故事中并没有

把锋芒简单地指向吕宏，她所面对的是吕宏背后那个由封建古国延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发生彻底变化的社会现实。

这个现实便是：“四人帮”虽然被粉碎，可是现代迷信及由它衍生的清规戒律和道德观念，却仍然在“两个凡是”的保护下，继续压抑着人们的美好感情，限制着人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阻碍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我眼见了许多青年对这种现状的强烈不满。他（她）们的性格与思想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如同压抑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在动乱的十年中，他们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反抗，有的积极斗争，有的则在消极中表示自己的愤懑。可是到了一九七八年，情况大大不同了。他们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找到了自己战斗的武器和方向，同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汇集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猛烈冲击着陈腐传统观念的大小顽石。他们中的大多数毫不犹豫地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在痛苦的思索中勇敢地迈向了新生活。这种思想的解放除了表现为对各种概念、逻辑、口号的理性思维外，更多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性格、感情、心理习惯和价值观念的较为自觉的改变和发展。这是形象的可见可闻的。我们只要把七七年同七八年、七八年同七九年加以比较，就可以

发现这种以几何级数速度增长的变化。

岑朗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这块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女性。她活跃在我的脑子里足足有半年之久，最初是我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中的一个 人物，后来“她”多次提醒我——“她”必须独立成篇，才能成为比较丰满和完整的人物。我服从了“她”的旨意。在“她”诞生的整个过程中，“她”拽来了许多旁证以说明自己有存在的权利：照片事件、同男生一起唱歌、评选三好、如何答卷……等等。这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细节，我是早已从身边找我诉苦的青年朋友们那里听说了。由于这些所谓“不合常情”的行为使她们遭到非议和责难，使我忧虑、气愤，也使我产生了要反映她们的强烈欲望。这种新的个性，无疑是向扼杀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现代迷信思想及其制造者、卫护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产生社会主义新人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有责任去表现在四化建设中涌现的无数“新人”。但是这些“新人”绝非是超人，在他们身上总会带有从过去时代过来的痕迹。他们的可贵和有力就在于能够比旁人更及时、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内心对新生活的渴望以及这种渴望与环境的冲突，而不顾一切地从旧的樊篱中挣脱出来。

毫无疑义，岑朗也决不可能是“一往无前”的。她在现实面前碰壁，会动摇；在攻击面前受挫，会犹豫；在五颜六色的“民主”面前，会头晕目眩；在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课题面前，会感情用事。她所遇到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与现实生活中各种旧习惯势力和不正之风的严重冲突，也反映在她内心痛苦的自我矛盾上，因为她无法脱离她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也不能不受自己认识的限制。评选三好学生最后她无言退出教室的态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处境的艰难和对改变习惯势力的无可奈何？关于这一点我在《夏》的续篇《去远方》（见《小说季刊》八〇年第四期）中尝试着作了进一步的描写。我们以为，如果离开了他（她）们为创造新生活所作的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离开了他们在“挣脱”过程中所经历体验的那种剧烈的阵痛，而仅仅流于写“新”的表象，这种新人仍然是不可信的。

至于小说的笔调，往往是由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决定的。《夏》写的是青年，必须具有青年的特点，所以当人物在笔下活动的时候，我力求用活泼、风趣的语言来表现他们。这种语言是否符合这篇小说特定环境下的每个人，只好请读者判断了。

《夏》毕竟出自一个没有真正踏进大学校门

的人之手，由于对大学生生活不很熟悉，小说中纰漏不少，许多同志都已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从人物塑造来说，吕宏这个形象失之于单薄肤浅。七九年我写这篇小说，到它发表的八〇年，吕宏这种人在各大学已经不多，她们或者是也被卷进了思想解放的洪流中，或是改头换面以新的面貌出现，有的人甚至可能变得比其它人更为“激进”。这就给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因此，在我看来，也许岑朗的性格和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感谢那些曾经为小说《夏》而激动并给我写过信的青年读者们，愿他们健康生长，蓬勃生长，甚至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里。

80年12月写于哈尔滨

找到“我”

“我”是一粒罪孽的种子，在文坛，一向被打入冷宫，深埋于九尺重岩之下。

“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灵魂。飘然而来，隐踪而去，失了它，堂皇美丽的外表仍在，不妨碍我行走，言谈，歌唱。当然，那是不是我的声音，从来是无关紧要的，似乎曾有过一个木偶颇为盛行的时期，文学作品也自然用木偶作模特儿。

“我”是个人主义，是“私”的最高表现，是资产阶级，理应在彻底毁灭铲除之列。我自幼学文学，没有一个有胆量的老师敢对我提起过“我”。他们说：“将来长大了，去写工人，写农民，好好改造自己。”

我照实做了，中学作文，写焦裕禄。我发誓我没有抄袭的恶习，不过，大家都那么写，全班五十篇作文惊人的相似。

年事稍长，有老师偷偷告诉说：“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遵命去了北大荒。后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有人惊呼：“小资调”；再发点儿什么，更大的帽子来了。我自责自省，只知道是因为构思有一点点特别；人物有一点点与众不同；主题思想呢？也有一点点标新立异。那真是活该——“我”给自己编织了一双小鞋。

穿小鞋毕竟行路难，我便想摆脱它，抛弃它，却又有点舍不得。不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吗？没有“我”，你怎么能知道是否熟悉？一个人冥思苦想，百虑不得其解。有聪明人启发我说：“不是你熟悉的，是指大家都熟悉的。”

原来如此！文学作品是个传声筒，或者小说是鹦鹉，诗歌是八哥，把你熟悉的告诉他，再把他熟悉的告诉你，百无聊赖，无事生非呗！

于是，一天可以画一百张大家都熟悉的面孔，说一百句大家都知道的豪言壮语。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九九八十一天过去，“我”终于被取而代之了。“我”即使不开口，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无罪的灵魂，你就此含冤而去，不告而别，留下了文坛十年荒凉孤寂的不毛之地，长满了无论是卑贱的你、平凡的我、高贵的

他都为之悚然的野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我”存在吗？没有人知晓。自然，“我”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可生活却正是由千千万万的“我”组成。如若失去了每一个“我”，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也便随即消逝了。

三年前的那个金秋，发生了多么巨大的令人终生为之喜悦的变化啊！然而上千个昼夜逝去，文艺作品新的“雷同”依然在不断发生。有一阵子，反“四人帮”的英雄，年龄不多不少统统57岁——主人公的标准年龄。我作过统计。如何解释？

我不能不思索了，不能不提问了。

我记起屠格涅夫的一段话：“在文学天才身上……不过，我以为，也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它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为了这样说话并取得恰恰正是这样的音调，须恰恰具有特殊构造的喉咙。……一个有生命的、富有独创精神的才能卓越之士，他所具有的主要的、显著的特征也就在这里。”

契诃夫也曾经指出：“作者的独创性不仅在

于风格，而且也在于思维方法，信念及其他。”

我在苦恼与思索之中，欣喜地读到了一九七九年第七期《雨花》。李洁同志在无声处发出了一声勇敢的呐喊：“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今天将要做一件不很容易做的事，那就是：‘表现我’。”

为“我”正名；为“我”平反；为“我”落实政策。终于有人发现：“我”是艺术不可缺少的；终于有人承认：否定了“我”，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

可是，“我”在哪里呢？在哪里？从我拿起笔，我便惧怕它，它躲得不知去向了。它畏畏缩缩，若隐若现，从不敢公开露面。我几乎连它的模样也忘记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我曾经那样粗暴地对待过它，把它置于一个最冷僻的角落，密封在最“安全”的保险箱里，致使它都失去了生命的颜色，变得那么死气沉沉，对人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走了形，变了态，不是它原来的面目了。

魂兮归来！无辜的灵魂！

十年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学空白中，留下了一大堆缺乏个性（即缺乏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作品。是否可以认为，缺乏个性的作品是由缺乏个性的作家产生的。说这种话，恐怕要惹得群

起而攻之了。然而，事实却是：我们从事创作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的性格，独立思考的能力，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长期以来都受到压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抑制自己感情的流露，克制生活中善和恶的事物在我们心上引起的任何一点冲动，以免被人视为异端。我们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瞻前顾后，谨慎稳妥，不轻易表明自己的观点，唯恐得罪人；写一点四平八稳的文章，以求平安无事。久而久之，作者丧失了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丧失了对社会审美要求的态度，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种模式化残余的存在，极大地扼杀了作家最宝贵的创造能力，是创作的大敌。对一个活跃在人民群众中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提倡一种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即使强调一千次也不过分，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比常人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当然，某些关于典型化理论中的“共性”被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才产生了个性湮灭的悲剧，这个责任是不应由作家来负的。

艺术风格同作家的个性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以自己作品的思想、气质，感染并吸引一部分比较接近和喜爱他的读者，从而建立自己的读者队伍。一个真正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是一定

会具有自己的读者队伍的。我这样相信。他通过自己作品特殊的艺术魅力，长久地深入到读者心灵中去。

然而，“我”是严酷的，谁欺骗了它都会得到报复。它要求作家必须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是一个情操高尚、感情丰富而意志顽强的人。不能设想，一个庸俗低级的人会产生什么高尚的情操；一个浅薄无知的作者会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灵魂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公正而准确的。

假如有人问：今天中国的作家们在干什么？我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在努力寻找自己，寻找“我”。

我也在努力地寻找“我”。寻找这些年失落在黑暗中的我的思想，我的情调，我的语言。

去年四月，《爱的权利》发表后，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她读时哭得很伤心，因为她的经历同舒贝相似，故事拨动了她的心弦。我便想到，我从小爱好文学，十年中也是千折百回，历尽艰辛才得以如愿的。我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我对“爱的权利”有切肤之痛。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是否能够就去爱自己所爱的人和事了呢？阴影不拨去，新时代的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写《爱的权利》时，还不曾有意

识地“表现我”，但是它就是这样自觉不自觉地
从作品中流露了出来。后来，有一位同志问我：
你为什么不要象《伤痕》那样写法，写舒贝一再争
取自己爱的权利而一再受挫，到结尾才领悟到这
个问题。当然，用他所说的那种写法也许能写成
一篇好小说，但我在构思过程中却不会选取这种
方法。因为在我的思想中，舒贝要更接近我自己
一些。按照我的性格，认定一个目标，会毫不犹
豫地向前走的。有人以为舒贝是我心灵的写照，
其实完全错了。我只是理解舒贝，也同情舒贝，
在我周围，有那么一些舒贝这样的姑娘徘徊在十
字路口，我想给她们一点微弱的光亮。所以我把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去争取爱的权利这一
点上，细节的选择，情节的构思，都是由作者思
想中占主导地位的那部分东西决定的。

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我顿开茅塞了。真
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你这无处不在的精灵，原来谁从生
活实际出发，谁讲真话，说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谁就可以重新得到你呀！原来“我”的本质是真
实，是真实的生活，也是表现生活真理和理想的
真实。原来“表现我”，是一种难以排斥的艺术
规律。因每个作家思想性格的不同，它似乎是模
糊地或是明显地在每个有所追求的作家身上存在

着。

让那逝去的千百个作家同时重复着一句话，写着相似的文章的作法永远不再重返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爱、去恨、去歌颂、去鞭挞。还要继续去找“我”，找潜伏在生活深处的“我”，找躲藏在社会角落中的千千万万个“我”。用“我”的眼睛，去看透我们无数读者的心灵，提出“我”的见解，“我”的分析。留神这个“我”是调皮的，假如“我”违反了“我们”大众的利益，它也会背叛你，留下一堆只配“自我欣赏”的废纸。

“我”是一粒生机萌动的种子，正从九尺重岩下钻出来，岁月会使它长成一株参天大树。

1980年2月26日